

張仲景傷寒論合註卷八下

海門吳隱亭考樂編輯

辨太陽病脈證併治法十一

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柴胡湯證具而以他藥下之柴胡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此雖已下之不為逆必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若心下滿而鞭痛者此為結胸也大陷胸湯主之但滿而不痛者此為痞柴胡不中與之宜半夏瀉心湯按柴胡證仍在者至發熱汗出而解數句重出

成無己曰傷寒五六日邪在半表半裡之時嘔而發熱邪在半表半裡之證是為柴胡證具以他藥下之柴胡證不罷者不為逆却與柴胡湯則愈若下後邪氣傳裡者邪在半表半裡則陰陽俱有邪至于下後邪氣傳裡亦有陰陽之異若下後陽邪傳裡者則結于胸中為結胸以胸中為陽受氣之分與大陷胸湯以下其結陰邪傳裡者則留于心下為痞以心下為陰受氣之分與半夏瀉心湯以通其痞經曰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病在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此之謂也按成註五六日為邪在半表半裏之時殊屬含糊不明

程郊倩曰傷寒五六日不必其為半表裡之時而嘔而發熱則仍是半表裏之證證具柴胡宜從柴胡湯和解矣而以他藥下之治之誤也然不必以誤下而輒疑表邪陷入若柴胡證仍在者從與柴胡湯證未為下逆故治不因下更正氣復而勝邪自得戰汗而解則雖誤下而有裏仍復有表此未便作痞之一證瀉心湯不中與也若下後傳裡柴胡證已罷者其人



漢張仲景先師傷寒論原文卷八下

後學吳考槃編次

三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柴胡湯證具。而以他藥下之。柴胡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此雖已下之。不為逆。必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若心下滿而鞭痛者。此為結胸也。大陷胸湯主之。但滿而不痛者。此為痞。柴胡不中與也。宜半夏瀉心湯。五九

三太陽少陽併病。而反下之。成結胸。心下鞭下利不止。水漿不下。其人煩

三脈浮而緊。而復下之。緊反入裏。則作痞。按之自濡。但氣痞耳。

三益太陽中風。下利嘔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熱熱。汗出發作。有時頭痛。心下痞鞭滿。引脇下

痛。乾嘔短氣。汗出不惡寒者。此表解裏未和也。十棗湯六十一主之。

三五太陽病。醫發汗。遂發熱惡寒。因復下之。心下痞。表裏俱虛。陰陽氣並竭。無陽則陰獨。復加燒

鍼。因胸煩。面色青黃。脣潤者。難治。今色微黃。手足溫者。易愈。

三炙心下痞。按之濡。其脈關上浮者。大黃黃連瀉心湯六一主之。

三炙心下痞。而復惡寒。汗出者。附子瀉心湯六二主之。

三炙本以下之。故心下痞。與瀉心湯六三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煩。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

三究傷寒汗出解之後。胃中不和。心下痞鞭乾噫食臭。脇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下利者。生薑瀉心

湯六四主之。

三軍傷寒中風。醫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數十行。穀不化。腹中雷鳴。心下痞鞭而滿。乾嘔心煩。不得

百大... 卷八下 編次 上海千頃堂書局



安醫見心下痞謂病不盡復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熱結。但以胃中虛客氣上逆。故使鞭也。甘草瀉心湯五主之。

三傷寒服湯藥下利不止。心下痞鞭。服瀉心湯已復。以他藥下之。利不止。醫以理中六與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餘糧湯六主之。復利不止者。當利其小便。

三傷寒吐下後發汗。虛煩脈甚微。八九日。心下痞鞭。脇下痛。氣上衝咽喉。眩暈。經脈動搖者。久而成痙。

三傷寒發汗若吐若下解後。心下痞鞭。噫氣不除者。旋覆代赭石湯九主之。

三下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

三太陽病。外證未除而數下之。遂協熱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鞭。表裡不解者。桂枝人參湯十主之。

三傷寒大下後復發汗。心下痞惡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痞。當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解表宜桂枝湯。攻痞宜大黃黃連瀉心湯。

三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心中痞鞭。嘔吐而下利者。大柴胡湯主之。

三病如桂枝證。頭不痛。項不强。寸脈微浮。胸中痞鞭。氣衝上咽喉。不得息者。此為胸有寒也。當吐之。宜瓜蒂散十一。

三元諸亡血虛家不可與瓜蒂散。

三平病脇下素有痞。連在臍傍。病引少腹。入陰肋者。此名臧結。死。



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藏

張仲景傷寒論合註卷八下

海門吳隱亭考樂編輯

辨太陽病脈證併治法十一

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柴胡湯證具而以他藥下之柴胡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此雖已下之不為逆必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若心下滿而鞭痛者此為結胸也大陷胸湯主之但滿而不痛者此為痞柴胡不中與之宜半夏瀉心湯按柴胡證仍在者至發熱汗出而解數句重出

成無己曰傷寒五六日邪在半表半裡之時嘔而發熱邪在半表半裡之證是為柴胡證具以他藥下之柴胡證不罷者不為逆却與柴胡湯則愈若下後邪氣傳裡者邪在半表半裡則陰陽俱有邪至于下後邪氣傳裡亦有陰陽之異若下後陽邪傳裡者則結于胸中為結胸以胸中為陽受氣之分與大陷胸湯以下其結陰邪傳裡者則留于心下為痞以心下為陰受氣之分與半夏瀉心湯以通其痞經曰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病在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此之謂也按成註五六日為邪在半表半裏之時殊屬含糊不明

程郊倩曰傷寒五六日不必其為半表裡之時而嘔而發熱則仍是半表裏之證證具柴胡宜從柴胡湯和解矣而以他藥下之治之誤也然不必以誤下而輒疑表邪陷入若柴胡證仍在者從與柴胡湯證未為下逆故治不因下更正氣復而勝邪自得戰汗而解則雖誤下而有裏仍復有表此未便作痞之一證瀉心湯不中與也若下後傳裡柴胡證已罷者其人



名家
心下乃滿然心下滿者又須有陰陽之分緣前此半表半裡陰陽俱有邪故也若心下滿而鞭痛者為陽邪傳裏而結于胸中以胸中為受邪之分與大陷胸湯下其結邪雖陷入却處高分而為實此不僅作痞之一證瀉心湯不中與也唯但滿而不痛者為陰邪傳裏否留心下心下客氣逆于心上表邪被留陰陽不交此之為痞毋論大陷胸湯不中與即有嘔而發熱之證屬下後成痞中之兼證非柴胡湯未下原有之本證即柴胡湯不中與之宜半夏瀉心湯曰瀉心者言滿在心下清陽之位氣即挾飲未成實穢故清熱滌飲但撤去其部使心氣得通于下焦則下焦之陰邪自無阻留陰陽自然交互矣

金鑑曰結胸兼陽明裏實者大陷胸湯證也兼陽明不成實者小陷胸湯證也痞鞭兼少陽裏實證者大柴胡湯證也兼少陽裏不成實者半夏瀉心湯證也今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是邪傳少陽之病也既柴胡證具乃不以柴胡和之而以他藥下之誤矣若柴胡證仍在者此雖已下尚未成逆則當復與柴胡必蒸蒸而振戰然後發熱汗出而解矣蓋以下後虛中作解之狀皆如是也若下後心下滿而鞭痛者此為結胸大陷胸湯固所宜也若但滿而不痛此為虛熱氣逆之痞即有嘔而發熱之少陽證柴胡湯亦不中與之法當治痞也宜半夏瀉心湯主之

陳脩園曰此一節復以小柴胡證大陷胸證夾起痞證言大陷胸不可與即柴胡亦不可與也特出半夏瀉心湯一方以引起下文諸瀉心湯之義

唐容川正曰陳註以小柴胡證陷胸證夾起痞證不知此三證原是一串故仲景連及之並非借賓定主也蓋小柴胡證是表之腠理間病腠理是赤肉外之膜油若從外膜而入內膜聚于胸膈則為陷胸蓋胸膈乃內膜之大者為上下之界故邪入于內多于正氣結于此則正氣不升飲水亦停于膈是為有形之水飲邪氣內陷並心包火之阻于胸膈則為有形之痰血血生于心火火行則血行火阻則血阻血與水交結則化為痰是為結胸實証當舍其實用大陷胸湯但滿而不痛則無血與水無凝聚成痰之實証只水火無形之氣塞于胸膈和其水火之氣而痞自解不必攻下有形之物也柴胡是透膈膜而外達腠理陷胸是攻膈膜而下通大腸瀉心等湯則只和膈膜以運行之皆玉膈膜間病而有內外虛實之分故仲景連言及之其示人也切矣

章虛谷曰誤下雖同而變症有不同者以人有強弱邪有重輕也若下之而柴胡症仍在者復與柴胡湯以別無變症雖已下不為逆其氣必從內蒸而戰振發熱即汗出而解良以柴胡湯有人參助氣以達邪也若心下滿而鞭痛則已成結胸當以大陷胸湯主之但滿而不痛者為痞已無少陽之証則柴胡不中與之宜半夏瀉心湯治痞也

半夏瀉心湯方

半夏

黃連

黃芩

乾薑

人參

甘草

大棗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成無己曰凡陷胸湯攻結也瀉心湯攻痞也氣結而不散壅而不通為結胸陷胸湯為直達之劑塞而不通否而不分為痞瀉心湯為分解之劑所以謂之瀉心湯謂瀉心下之邪也痞與結胸有高下焉結胸者邪結在胸中故治結胸曰陷胸湯痞者邪留在心下故治痞曰瀉心胸湯黃連味苦寒黃芩味苦寒內經曰苦先入心以苦泄之瀉心者必以苦為主是以黃連為君黃芩為臣以降陽而升陰也半夏味辛溫乾薑味辛熱內經曰辛走氣辛以散之散痞者必以辛為助故以半夏乾薑為佐以分陰而行陽也甘草味甘平大棗味甘溫人參味甘溫陰陽不交曰痞上下不通為滿欲通上下交陰陽必和其中所謂中者脾胃是也脾不足者以甘補之故用人參甘草大棗為使以補脾而和中中氣得和上下得通陰陽得位水升

火降則痞消熱已而大汗解矣

按方以半夏名湯者君以半夏為宜

柯韻伯曰本論云嘔而發熱者小柴胡主之即所云傷寒中風有柴胡症但見一症即是不必悉具者是也又云嘔多雖有陽明症不可攻之可見少陽陽明合病闔從樞轉故不用陽明之三承氣當從少陽之大柴胡上焦得通則津液得下故大柴胡為少陽陽明之下約也若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是柴胡湯症以他藥下之樞機廢弛變症見矣少陽居半表半裏之位其症不全發陽不全發陰故下後變症偏于半表者熱入而成結胸偏于半裏者熱結心下而成痞也結胸與痞同為鞭滿之症當以痛為辨滿而鞭痛為結胸熱實大陷胸下之則痛隨利減如滿而不痛者為虛熱痞悶宜清火散寒而補虛蓋瀉心湯方即小柴胡去柴

胡加黃連乾薑湯也不往來寒熱是無半表證故不用柴胡痞因寒熱之氣互結而成用黃連乾薑之大寒大熱者為之兩解且取其苦先入心辛以散邪耳此痞本於嘔故君以半夏生薑能散水氣乾薑善散寒氣凡嘔後痞鞣是上焦津液已乾寒氣留滯可知故去生薑而倍乾薑痛本於心火內鬱故仍用黃芩佐黃連以瀉心也乾薑助半夏之辛黃芩協黃連之苦痞鞣自散用參甘大棗者調既傷之脾胃且以壯少陽之樞也

尤在涇曰按痞者滿而不通之謂夫客邪內陷即不可從汗泄而滿而不實又不可從下奪故惟半夏乾薑之辛能散其結黃連黃芩之苦能泄其滿而其所以泄與散者雖藥之能而實胃氣之使也用參草棗者以下後中虛故以之益氣而助其藥之能也

陳蔚曰但滿而不痛者為痞痞者否也天氣不降地氣不升之義也芩連大苦以降天氣薑棗人參辛甘以升地氣所以轉痞而為泰也君以半夏者因此證起於嘔取半夏之降逆止嘔如神亦即小柴胡湯去柴胡加黃連以生薑易乾薑是也古人治病不離其宗如此

太陽少陽併病而反下之成結胸心下鞣下利不止水漿不下其人煩

成無己曰太陽少陽併病為邪氣在半表半裡也而反下之二經之邪乘虛而入太陽表邪入裏結於胸中為結胸心下鞣少陽裏邪乘虛下干腸胃遂利不止若邪結陰分則飲食如故而為藏結此為陽邪內結故水漿不下而心煩

方中行曰結胸即下後陽邪內陷之結胸下利即協熱之下利水漿不下心煩結胸下利兩

虛其胃也末後疑有脫簡

喻嘉言曰誤下之變乃至結胸下利上下交征水漿不入心煩待斃傷寒固可易言治哉併病即不誤用汗下已如結胸心下痞鞭矣况加誤下乎此比太陽一經誤下之結胸殆有其馬其人心煩似不了之語然仲景太陽經謂結胸悉具煩躁者死意者此謂其人心煩者死

辛按下列不上關關已壞水漿不下胃氣已竭不死何待

張隱庵曰此節言太陽不能合少陽之樞轉而遊行於內外并又不能並三焦之真氣而入於經脈以結小結胸之義太陽少陽併病則太陽之病併於少陽治宜從樞達表而反下之則神機內鬱故成結胸心下鞭者正在心下出入有乖也下利不止者下焦之氣虛寒也水漿不下者上焦之氣衰微也其人心煩者中焦之心脈不舒也小結胸病正在心下心合三焦故言此以結之

柯韻伯曰結胸法當下今下利不止水漿不下是陽明之闔病於下太陽之開病於上少陽之樞機無主其人心煩是結胸證具煩躁者死也

尤在涇曰太陽病未罷而併於少陽法當和散如柴胡加桂枝之例而反下之陽邪內陷則成結胸亦如太陽及少陽誤下之例也但邪既上結則當不復下注乃結胸心下鞭而反下利不止者邪氣甚盛而淫溢上下也於是胃氣失其和而水漿不下邪氣亂其心而煩擾不寧所以然者太少二陽之熱併而入裏充斥三焦心胃之間故其為病較諸結胸有獨甚焉



仲景不出治法者非以其盛而不可制耶

舒馳遠曰凡病總不外乎六經按仲景六經之法辨證用藥無不立應若二經同病即合用二經之藥三經同病即合用三經之藥絲絲入扣又何必問其為合為併哉

薛步雲曰誤下後太少標本水火之氣不能交會于中土火氣不歸于中土獨亢于上則水漿不下其人心煩水氣不歸于中土獨盛于下則下利不止此不可用陷胸湯即小柴胡亦未甚安半夏瀉心湯庶幾近之

脈浮而緊而復下之緊反入裏則作痞按之自濡但氣痞耳

濡音軟

成無己曰浮而緊浮為傷陽緊為傷陰當發其汗而反下之若浮入裏為陽邪入裏則作痞胸浮不入裏而緊入裏為陰邪入裏則作痞

張隱菴曰脈浮言表也緊者少陰之邪外與太陽相搏故浮而緊也病發少陰而復下之則挾邪內陷故緊反入裏則作痞邪正之氣並陷于內不同太陽之結胸故按之自濡濡軟也虛寒之象也但氣痞耳不涉于有形也于瀉心湯中求之

唐容川正曰緊是少陰證與仲景少陰證之脈法不合蓋緊脈是寒閉其火浮緊主在表則為皮毛肌腠間病沉緊主在裡曰反入裏者謂本浮而反沉主從外而入內故主陷入胸膈而為痞也又曰但氣痞耳則是仲景自行註解言痞止是寒熱無形之氣不似結胸是水火有形之痰也讀者當辨



程郊倩曰：誤下成痞，既誤在證，尤誤在脈。則救之之法，仍當兼憑。夫脈與證而定治，矣。緊反入裡，則浮緊變為沈緊，表邪陷入而不散，徒怫鬱於心下，則作痞。此七字作一句讀，按之自濡，指脈言，非指痞言。以緊反入裏與結胸之沈緊無異，故以按之自濡別氣痞之與結胸言。痞雖結鞭，祇屬無形之氣所結耳，非如結胸之有實邪也。但從沈緊之脈而按之，則虛實自定也。按按之自濡指脈言，但氣痞耳，向從何着落。

尤在涇曰：此申言所以成痞之故。浮而緊者，傷寒之脈，所謂病發于陰也。緊反入裏，渣寒邪因下而內陷，與熱入因作結胸同意。但結胸心下鞭滿而痛，痞則按之濡而不鞭且痛，所以然者，陽邪內陷，止于胃中，與水穀相結而成結胸；陰邪內陷，止于胃外，與氣液相結則為痞。是以結胸為實而按之鞭痛，痞病為虛而按之自濡耳。

全鑑曰：傷寒脈浮緊不汗而反下之，浮緊之脈變為沉緊，是為寒邪內陷作痞之診也。按之自濡者，謂不鞭不痛，但氣痞不快耳。此甘草瀉心湯證也。

太陽中風下利嘔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黎黎汗出，發作有時，頭痛，心下痞鞭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汗出不惡寒者，此表解裡未和也。十棗湯主之。黎音執，按吳謙曰：下利之下字當是不字，若是下利，豈有上嘔下利而

用十棗湯峻劑攻之之理乎。惟其大便不利，痞鞭滿痛，始屬裏病，小便不利，嘔逆短氣，始屬飲食，乃可攻也。發作之時，當是熱字。若無熱汗出，乃少陰陰邪寒飲，真武湯證也。且作字與上下句文義皆不相屬，高改之。舒馳遠曰：太陽中風下利嘔逆，其人黎黎汗出，發作有時，頭痛，心下痞鞭滿引脇下痛，乃是一團水飲蟠踞胸胃結連腸下，且水勢瀰滿下泄而為利，飲邪壅盛上逆而為嘔，斯水飲大肆，無論具表之解與未解，法當溫中逐飲，回陽止泄，重用黃耆白朮附子乾薑半夏砂仁草葉芫花一定之理耳。如十棗之大戟甘遂，大傷元氣不可用也。

成無己曰下利嘔逆裏受邪也邪在裏者可下亦須待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藜藜汗出發作有時不惡寒者表已解也頭痛心下痞鞭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者邪熱內蓄而有伏飲是裏未和也與十棗湯下熱逐飲

方中行曰乃可攻之已上喻人勿安下早之意藜藜汗出至短氣言證雖有裡猶未可下宜至汗出不惡寒方是承上起下言當下以出其治也

喻嘉言曰此證與結胸頗同但結胸者邪結于胸其位高此在心下及脇其位卑然必表解可攻亦與攻結胸之戒不殊也其人藜藜汗出發作有時而非晝夜俱篤即此便是表解之徵雖有頭痛及短氣諸證乃邪結之本證不得以表名之故復申其義見汗出不惡寒便是表解可攻之候慮何深耶蓋外邪挾飲兩相搏結設外邪不解何緣而得汗出津津乎攻約取十棗湯者正與結胸之陷胸湯相倣因傷寒門中種種下法多為胃實而設胃實者邪熱燥燥津液腸胃俱結不得不用寒苦以蕩滌之今證在胸脇而不在胃則胃中液津未經熱耗而蕩滌腸胃之藥無所取矣故取蠲飲逐水于胸脇之間以為下法也

張隱菴曰此言太陽痞鞭之證表解而邪實于內乃可攻之太陽中風表症也下利嘔逆則太陽之邪陷于中土似乎可攻然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藜藜汗出者風傷肌腠也發作有時頭痛者隨太陽氣旺之時而頭痛也心下痞鞭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乃太陽之邪逆于中土而不能樞轉于外夫藜藜汗出而不惡寒雖頭痛時作此為表解其痞鞭滿痛乾嘔等



證為邪實于內而裡未和也十棗湯主之芫花氣味辛溫花性在上熬令赤色皆取衆心從上而下之意甘遂大戟其味苦寒其性下泄心下之痞鞭滿痛可以直遂而下邪氣下行陽正氣上出用十棗者助脾土之氣也糜粥自養者養其胃氣焉觀此則凡攻痞鞭者雖有實證須顧其脾胃之土氣矣 愚按頭痛表證也然亦有在裡者如傷寒不大便五六日頭痛有熱者與承氣湯與此節之汗出不惡寒而頭痛為表解則凡遇風寒頭痛之證可審別矣程郊倩曰凡下利嘔逆有表者屬寒屬虛不可攻無表者屬飲屬實宜可攻然太陽中風有此明屬表陽不宣鬱住裏水而成故必表解盡成裏證而可攻熱熱汗出水氣外蒸也發作有時邪已成實也縱有頭痛之證似表而心下痞鞭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則皆水邪壅閉氣不流通使然所可惑者頭痛外唯身汗一證表裡未判不知不難辯也汗出惡寒者則為有表若汗出不惡寒者則只從不惡寒處認證此表已解而裏氣為飲邪搏結不和雖頭痛亦屬裏邪上攻非關表也此時不議下則水癖與痰隔之證幾幾乎成矣顧下之一法多為胃寔而設今邪在胸脇較之於胃高下不同况胃實者邪熱燥乾津液腸胃中實其無水今則邪液結聚腸腕間責其多水故蕩滌腸胃之藥俱無所用唯取芫花之辛甘遂大戟之苦從高分下之使溝渠涇隧無處不達而復用大棗十枚以補土氣以殺毒勢則破結仍是和中不令其有傷於胃耳

魏荔彤曰太陽之邪既入裏宜下矣又有不下胸膈不下腸胃而下心與脇下者較下結胸

部分稍卑較下胃寔部位又稍高此下中之又一法也須認明同一下也證不同而法自別蓋太陽陽明之交必辨表裡而施汗下彼之在裡應下乃邪熱挾食物為胃實此之在裡應下乃邪熱挾水飲為飲實二者俱必待表解而後下此大同也

柯韻伯曰中風下利嘔逆本葛根加半夏證若表既解而水氣淫溢不用十棗攻之胃氣不虛後難為力矣然下利嘔逆固為裏證而本於中風不可不細審其表也若其人熱熱汗出似乎表證然發作有時則病不在表矣頭痛是表證然既不惡寒又不發熱但心下痞鞭而滿脇下牽引而痛是心下水氣泛溢上攻於腦而頭痛也乾嘔汗出為在表然而汗出而有時更不惡寒乾嘔而短氣為裏證也明矣此可以見表之風邪已解而裏之水氣不和也以十棗湯主之

尤在涇曰此外中風寒內有懸飲之證下利嘔逆飲之上攻而復下注也然必風邪已解而後可攻其飲若其人熱熱汗出而不惡寒為表已解心下痞鞭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為裡未和雖頭痛而發作有時知非風邪在經而是飲氣上攻也故宜十棗湯下氣逐飲按金匱云飲後水流在脇下效吐引痛謂之懸飲又云病懸飲者十棗湯主之此心下痞鞭滿引脇下痛所以知其為懸飲也懸飲非攻不去芫花甘遂大戟並逐飲之峻藥而欲攻其飲必顧其正大棗甘溫以益中氣使不受藥毒也

金鑑曰傷寒表未解水停心下嘔逆者是寒束於外水氣不得宣越也宜小青龍湯汗而散

之中風表未解水停心下而吐者是飲格於中水氣不得輸泄也宜五苓散散而利之此皆表未解不可攻裏之飲證也至如十棗湯與前之桂枝去芍藥加茯苓白木湯二方皆治飲家有表裡證者十棗湯治頭痛發熱汗出不惡寒之表已解而有痞鞭滿痛之裏未和故專主攻裏也桂枝去芍藥加茯苓白木湯治頭痛發熱無汗之表未解而兼有心下滿微痛之裏未和故不主攻裏當先解表也然其心下鞭滿痛之微甚亦自有別矣

黃坤載曰太陽中風下利嘔逆是有水濕在內于法可攻然必表邪外解乃可攻之其內有水氣格陽于外氣蒸竅泄熱汗出者而陰陽勝復發作有時水飲阻隔濁氣不降頭為之痛陰邪上填心下痞結鞭滿而引脇下疼痛胃氣上逆而生乾嘔肺氣上逆而苦短氣使非水飲鬱格何以至此若其熱熱汗出而不復惡寒者是表邪已解而裏氣未和也宜十棗湯大棗保其脾精芫遂大戟泄其水飲也

陳脩園曰此一節于痞證外論及太陽中風激動其寒水之氣而為痞也太陽中風動其寒水之氣水氣滯于下則下利水氣滯于上則嘔逆然風邪在表須待表解者乃可從裏攻之若其人內水滲溢則熱熱汗出水有潮汐則汗出亦發作有時水搏則過額水激則在山故為頭痛水飲填塞于胸脇則心下痞而鞭滿又引脇下而作痛水邪在中阻其升降之氣上不能下則乾嘔下不能上則短氣歷歷之知裏證之未和惟此汗出不惡寒之另為一證者即于不惡寒中知表證之已解因從而斷之曰此表解裏未和也以十棗湯主之

唐容川正曰發作有時是何緣故何得比為水有潮汛頭痛亦何得比為水激在山蓋水停胸脇在膜油中與虛邪之客于募原同也募原今人不知蓋即三焦之油膜也邪在膜中正氣過比與之相爭則瘧發作此即水留膈膜之間衛氣與爭則發作衛氣已過則止與瘧之發作有時其理正同衛氣爭而得出則熱熱汗出寒水之氣隨太陽經脈上攻于頭則為頭痛故但用十棗湯攻其水而諸證解又此有鞭滿二字與但氣痞者不同仲景欲人之參故繼上章而詳比也

十棗湯方

大棗枚十

芫花熬氣味辛溫

甘遂

大戟寒苦

右三味等分各別搗為散以水一升半先煮大棗肥者十枚取八合去滓內葯末強人服一錢匕羸人服半錢溫服之平旦服若下少病不除者明日更服加半錢後快下利後糜粥自養成無已曰辛以散之芫花之辛以散飲苦以泄之甘遂大戟之苦以泄水水者腎所主也甘者脾之味大棗之甘者益土而勝水

杜兆曰裏未和者蓋痰與滯氣壅于中焦故頭痛乾嘔短氣汗出是痰隔也非十棗不治但此湯不宜輕用恐損人于倏忽切慎之

方中行曰此邪熱伏飲搏滿胸脇與結胸雖涉近似與胃實則大不相同故但散之以芫花達之以甘遂瀉雖宜苦用則大戟勝之必甘湯斯大棗是皆瀉飲逐水之物而用情自爾殊常羸瘦劣也糜粥取糜爛過熟易化而有能補之意

王晉三曰攻飲湯劑每以大棗緩甘遂大戟之性者欲其循行經隧不欲其徑走腸胃也繳不名其方而名法曰十棗湯芫花之平輕清入肺直從至高之分去鬱陳莖以甘遂大戟之苦佐大棗甘而泄者緩攻之則從心及脇之飲邪皆由二便出矣

柯韻伯曰仲景利水之劑種種不同此其最峻者也凡水氣為患或喘或咳或利或吐或吐利而無汗病一處而已此則外走皮毛而汗出內走咽喉而嘔逆下走腸胃而下利水邪之泛溢者既浩浩莫禦矣且頭痛短氣心腹脇下皆痞鞭滿痛是水邪尚留結於中三焦乃降之氣拒隔而難通也表邪已罷非汗散所宜裏邪充斥又非滲泄之品所能治非選利水之至銳者以直折之中氣不支亡可立待矣甘遂芫花大戟辛苦氣寒而秉性最毒並舉而任之氣同味合相須相濟決瀆而大下一舉而水患可平矣然邪之所湊其氣已虛而毒藥攻邪脾胃必弱使無健脾調胃之品主宰其間邪氣盡而元氣亦隨之而盡故選棗之大肥者為君預培脾土之虛且制水勢之橫又加諸藥之毒既不使邪氣之盛而不制又不使元氣之虛而不支此仲景立法之盡善也用者拘於甘能緩中之說豈知五行承制之理乎張子和製瀉川禹攻神佑等方治水腫痰飲而不知君補劑以護本但知用毒藥以攻邪所以善

全者鮮

按先乾甘遂斬而不守為新疥奪關之良將而以甘緩之大棗為君從容籌畫有將之能

周禹載曰心下痞鞭滿脇下痛則高位皆邪矣水飲遍處上中二焦衛氣不固正氣阻抑故嘔汗短氣不惡寒所由來也爾時半夏生薑泄之其何益乎於是以芫花消胸中痰水者為